

專題研究

「中印俄戰略三角」 的發展及可能性評估

An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ossibilities of a
“China-India-Russia Strategic Triangle”

方天賜 (Fang, Tien-Sze)

遠景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摘要

中共、印度與俄羅斯合組「戰略三角」聯盟的說法在 1998 年底被正式公開提出，但是迄今仍未具體落實。本文將討論這個概念的有利基礎及可能的限制因素，藉以分析「中印俄戰略三角」成型的可能性。本文提出的觀察為：雖然中印俄三國避免使用「戰略三角」來形容三方關係的走向，但是，這三國正以加強「協調與合作」的名義在促進三方關係。可以預期的是，中印俄三邊合作將會繼續升溫，以便形成更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

關鍵詞：戰略三角、中共、印度、俄羅斯、聯盟、權力平衡

壹、前言

關於中共、印度與俄羅斯合組「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的想法，是俄國總理普里馬可夫 (Yevgeny Primakov) 1998 年 12 月訪問印度新德里時首度提及的。普里馬可夫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肯定「中印俄戰略三角」是一個不錯的構想，因而被視為這個概念的倡導者¹。自此以後，有關於中印俄的三邊互動以及可

¹ “Primakov for ‘strategic triangle’ for peace,” *The Hindu*, December 22, 1998.

能的影響，便成為國際社會不時出現的一個討論議題。

事實上，中印俄三國原本就已經在雙邊層次上建立不同程度的戰略夥伴關係。舉例而言，中共和俄羅斯於 1996 年 4 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共和印度則於同年的 11 月宣布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並於 2005 年 4 月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印度和俄羅斯則是延續蘇聯時代建立的特別關係，在 1997 年建立印俄戰略夥伴關係，並於 2000 年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因此，如果中俄印三國願意將既有的雙邊夥伴關係架構轉換成三邊的型式，則戰略三角的形成並非不可能。不過，儘管「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概念在國際社會及中印俄三國的內部都有相當程度的討論，但目前仍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而未能落實。

中印俄戰略三角如果成型，勢必對國際體系造成衝擊。事實上，關於大國結盟（Great Power alliance）的問題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探討的重心²。結構現實主義大師華爾茲（Kenneth N. Waltz）便認為，由於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特性，使得次級強權往往採取結盟制衡的手段來面對霸權的威脅。也就是說，國家會採取結盟自保的方式來對抗較強的國家，以達成權力平衡的狀態³。不過，也有學者觀察認為：雖然制衡行為的確存在，但是國家基於利益考量或國家自身的因素，選擇扈從（bandwagon）霸權的例子反而比結盟對抗更為常見⁴。換言之，關於大國是否會藉由結盟的權力平衡方式來抵抗霸權，學者並未達成一定的共識。也因此，必需進一步討論相關的背景因素及發展，才能推斷中印俄三國是否會構築所謂的戰略三角同盟。

為瞭解「中印俄戰略三角」成型的可能性，本文將嘗試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中關於權力平衡及聯盟的相關概念進行分析⁵。雖然，權力平衡的觀念受到許多的質疑。不過，權力平衡的理論仍被廣泛應用於解釋國際關係的現實發展。事實上，國際關係的學者也承認，除了冷戰時期的許多案例外，俄羅斯、中共、歐洲、印度或日本

² 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2, May 2004, p.428.

³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25-127.

⁴ 參閱 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2, May 2004, pp.428-449；韋宗友，「論制衡霸權的困境」，見陳玉剛、袁建華主編，*超越威斯特伐利亞—21 世紀國際關係的解讀*（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頁 429-446。

⁵ 國關學者對於聯盟的討論甚多，相關的整理可參閱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 (New York: Longman, 2001), pp.532-541.

等強權也可能在某些問題上結盟來對抗美國霸權⁶。

本文提出的觀察為：中印俄三國合組軍事同盟的機會尚未成熟，三方仍需要時間以便克服相關的障礙。不過，本文也認為，縱使中印俄聯盟尚不可預見，這三個國家將繼續尋找機會在共同關心的領域加強合作。本文除了討論中印俄三邊的互動外，也會特別關注中共方面對此議題的態度和考量，以期能提供一些新的觀察角度。

貳、發展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有利基礎

發展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有利潛在條件是中共、印度、俄羅斯三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意見。這三個國家同屬大型發展中國家，也是興起中的強權，這種國際社會中的共同身分（identity）使得中印俄三國在國際事務上產生類似的關切和利益⁷。

舉例而言，這三個國家都面臨追求現代化以及改進人民生活水平的艱鉅任務。因此，如果這三個國家在國際經貿論壇上站在同一陣線，為了保護開發中國家的利益與已開發國家對立，也不應該令人意外。更重要的是，中印俄三國都反對冷戰結束後由美國霸權所支配的國際體系，因此積極希望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並且鼓吹多極化的權力結構。中印俄三國都屬於新興強權，都希望擴大本身在國際體系的影響力及空間，以爭取成為世界強權。它們對於美國動輒採取先制措施（preemption）感到不滿。為了避免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盛行，它們也要求加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並反對藉著人權問題為名義進行新干涉主義（neo-interventionism）。從這樣的角度觀察，不難發現為何俄方稱中共及印度是「意識形態盟友」（ideological ally）⁸。

事實上，正由於中印俄對當前的國際秩序有著共同不滿，使得「中印俄戰略三角」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印度方面便認為，勸阻美國停止以世界警察自居的方法之一，就是中印俄三國合組成一個戰略軸心，以便排除美國繼續以侵略及干涉的方式橫跨國際⁹。中共和俄羅斯方面也有類似的觀點。中共的學者認為，中印俄三國對

⁶ 同註5，p.45.

⁷ 現實主義等主流學派對於國家的共有身分認同(common identity)較不重視。但建構主義學派則對國家身分與利益有較多的討論。參閱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24-233.

⁸ 參閱“India, China are our ideological allies, says Russia,” *The Hindu*, July 15, 2000.

⁹ Editorial, “‘Strategic triangle’ (Primakov’s statement), *The Hindu*, December 23, 1998.

於主要國際問題的觀點日益趨同，是中印俄的更進一步發展三邊關係的有利基礎¹⁰。俄羅斯外交部的資深發言人雅寇芬寇（Alexander Yakovenko）則表示，中印俄三國之間的互動，可以成為鞏固國際和地區穩定的有用的工具，並可以反制當代的威脅和挑戰¹¹。換言之，在國際事務上的類似觀點及共同利益，是建構「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有利基礎。

事實上，在俄國總理普里馬可夫提出建議的初期，中共和印度的反應並不熱絡。俄羅斯官方也很快聲明，這並非是一個正式的提議。但中印俄三國之間的關係在普里馬可夫的「戰略三角」提議後確有明顯的成長，三國更簽訂了一系列的雙邊條約強化了既有的關係，可見中印俄三邊關係仍有發展空間。因此，中印俄三國是否可能將合作的潛能轉變戰略三角之類的正式聯盟，值得關注。

鑒於三國都對強權政治及當前的國際秩序有所不滿，如果中共方面對於普里馬可夫的「戰略三角」提議給予支持，應該不會令人意外。因為，三國的緊密合作將可以降低其它強權的支配地位，並可藉由聯盟的機會來催生新的權力平衡及國際秩序。不過，和俄羅斯及印度方面相比，中國大陸內部對於相關的討論並不算多，也比較謹慎。中共官方對此也是冷淡以對，強調中共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而無意加入任何戰略聯盟或者軍事同盟。根據報導，當中共總理朱鎔基於 1999 年 2 月訪問莫斯科時，俄國總理普里馬可夫也曾向朱鎔基提議發展三角同盟，但遭到朱鎔基的拒絕。中共外長唐家璇也曾做過類似的聲明，強調北京追尋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無意與印度和俄羅斯共組戰略三角¹²。

由此可見，雖然中印俄三國家基於共同的身分和利益，具有發展三角同盟的潛力；而且這三國為了處理共同關心的問題，也意識到強化三邊合作的需要，但是要將三邊合作（trilateral cooperation）轉換成一個正式的政治軍事同盟仍是非常具爭議性的作為。中共之所以遲遲不願意接受戰略三角，正顯示中印俄三角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些限制因素。因此，在進一步判斷「中印俄戰略三角」的可能性之前，需要予以釐清。

參、不均衡的中印俄三邊關係

建立中印俄戰略三角的第一個主要限制因素是，現階段的中印俄三邊關係並非

¹⁰ 楊成緒，「發展中俄印三國關係的可能性和前景」，國際問題研究（2001年第6期），頁1。

¹¹ “Dialogue important to Russia, China-spokesman,” *Itar-Tass*, May 26, 2003.

¹²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says China will not “forge a strategic triangle,” *Press Trust of India*, March 8, 1999.

都已經發展到足以形成戰略聯盟的成熟度。中印俄三角基本上是由中俄關係、印俄關係和中印關係三邊所構成的。其中，印俄關係比中俄關係和中印關係來得穩健。中印關係的發展則遠不如印俄關係及中俄關係。換句話說，中印俄三邊的關係如同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

如前所述，印俄關係是中印俄三角關係中最為成熟的一邊。在後冷戰時期後，印度與俄羅斯一直保持著良好的互動，在俄國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1993年訪問印度時，兩國簽署友好合作條約，為後蘇聯時代的雙邊關係奠定基礎。兩國接著在1997年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1998年4月，俄羅斯和印度領導人重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承諾。2000年10月，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訪問印度時，兩國發表聲明重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俄羅斯也明確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中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雖然冷戰結束，國際環境產生重大變化，但印度和俄羅斯依舊保持緊密關係。印度方面便認為，像印俄關係一樣穩定的國際關係並不多見¹³。

蘇聯瓦解後的中俄關係也算是發展順利。中共和俄羅斯於1996年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0年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兩國也在2004年完全解決邊界問題。更重要的是，冷戰時期的中蘇對抗已成為歷史，不再是中共對外關係中的一個負面因素。

相較之下，中印關係的發展就不如中俄和印俄關係來得樂觀。雖然中印關係在冷戰結束之後也有具體的改善，並為中印俄三邊合作提供了發展的基礎，但是中印關係並非已經友好到可以形成戰略聯盟。中印之間存在已久的問題，包括邊境糾紛和西藏問題等，至今仍懸而未決。中共也拒絕承認印度具有核武國家的地位，並且不願表態支持印度成為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相反地，印度不滿中共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關係，而一部分印度人將中共視為潛在威脅也不是祕密。不論中印兩國關係十多年來有多大幅度的改善，中共和印度還稱不上是朋友。過去所累積的不信任，仍舊制約著中印關係的發展。事實上，普里馬可夫提出戰略三角構想時，中印關係正因為印度1998年的核試而陷入低潮。這也使得中共和印度對戰略三角的構想興趣不大¹⁴。

學者分析十九世紀末以來的強權平衡政治後也發現，如果大國之間彼此有較強的經濟聯繫及互賴，則彼此結盟對抗霸權的機率較高。反之，結盟的可能性則相對較低¹⁵。而中印之間的經貿關係雖然在近年有明顯成長，但是還未達到緊密的程度。

¹³ Editorial, "Indo-Russian Ties-I: continued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The Statesman*, December 20, 2004.

¹⁴ 尹錫南，「冷戰後中印俄三邊合作初探」，南亞研究季刊（2003年第1期），頁50。

¹⁵ Paul A. Papayoanou,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由此可見，不穩定的中印關係是發展中印俄三邊關係的一個制約因素。事實上，前中共駐印度大使程瑞聲便表示，中印關係並未成熟到可以締結戰略夥伴關係¹⁶，更遑論要建構更為複雜的三角戰略關係。

除了中印關係尚未完全正常化之外，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互信也沒有印度和俄羅斯的關係來得紮實。以三方的軍事交流為例，由於中共和印度都是俄羅斯軍火工業的主要客戶，所以軍備轉移一直是雙邊關係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領域。但是，俄羅斯對中共仍有某種程度的戒心，對中共的技術移轉相對警慎，出售給印度的武器也比售予中國大陸的軍備先進。舉例而言，印度已經獲得俄羅斯的允許，可以進行組裝生產「蘇愷-30」(Su-30)戰機，中共卻只能組裝生產較次級的「蘇愷-27」(Su-27)型。這反應出北京並未獲得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中共方面也瞭解到，俄羅斯對中共仍有懷疑及防範的心理¹⁷。換言之，這三個國家仍需要時間來克服它們之間的不信任感。在建構「中印俄戰略三角」之前，需要先提升中印及中俄關係。

在上述背景下，俄羅斯由於與中印同時維持較好的關係，便扮演關鍵性作用。俄羅斯原本就是印度的傳統盟友，後冷戰時期又與中共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因此，相對而言，俄羅斯所占的位置較能幫助及促進三邊的合作與發展。更重要的是，俄羅斯也有心如此。所以，俄羅斯便積極促成中共和印度關係的正常化，以便催生「中印俄戰略三角」。這樣的角色轉變值得進一步說明。

事實上，前蘇聯一直是影響中印關係的一個變數。中共與印度於 1962 進行邊界戰爭，1969 年後與蘇聯全面交惡，另一方面蘇聯則與印度聯手對中共進行戰略包圍。但自 1980 年代末年起，因為中蘇關係逐漸改善，莫斯科已不再是中印關係的障礙。中共學者便透露，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之所以在 1988 年到中國大陸進行破冰訪問，部分的原因便是蘇俄領導人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拒絕向印度承諾，一旦中印再發生衝突時蘇聯會給予實際支持¹⁸。換言之，隨著中蘇關係的改善，莫斯科無意捲入中印之間的衝突。

如今，俄羅斯為了促成戰略三角的成型，不僅不再阻礙中印關係的發展，反而積極鼓勵中印改善關係。俄羅斯國防部國際合作處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處長伊瓦休夫 (Leonid Ivashov) 將軍便公開表示，中印俄三國已是意識形態盟國，有建立非正式同盟的傾向。他也建議三國可以在「上海五國」(Shanghai

Vol.41, No.1, 1997, pp.113-140.

¹⁶ "China Will Not Take Sides On Kashmir," *Agence France Presse*, June 16, 1999.

¹⁷ 王海運，「俄羅斯矛盾看待中國」，環球時報，2005年2月4日，頁15。

¹⁸ 葉正佳，「中印建交 50 週年—經驗、教訓及前景」，*南亞研究* (1999 年第 1 期)，頁 7。

Five) 等機制進行合作¹⁹。根據中共方面的消息，為了使中印俄戰略三角成型，俄羅斯甚至已經說服印度以更積極態度對待中共²⁰。為了對盟國俄羅斯有所回應，印度勢必會對中共採取一些友好的姿態，因而對改善中印關係有正面的意義。換言之，俄羅斯不僅是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提出者，更積極扮演促成者的角色，希望中印發展更緊密關係，以便彌補中印俄三角的不均衡發展。

肆、美國因素

除了中印俄三國關係未成熟到可以自然成為戰略夥伴的原因外，另一個制約中印俄戰略三角發展的因素是美國。

有趣的是，俄羅斯原本對中印俄三邊互動並不熱衷。印度外長古吉拉爾 (I. K. Gujral) 1997 年訪俄時，因為中共外長也在同一時間訪俄，便建議俄方安排三方會談，但是俄方對此提議並不感興趣²¹。由此可推論，俄羅斯原本無意推動建立「中印俄三角戰略」關係。俄羅斯之所以在 1998 年底改變先前的想法，主要便是受到美國的刺激。回顧俄國總理普里馬可夫提出戰略三角建議的時機，正好是美英兩國故意繞過安理會對伊拉克進行空襲。同時，俄羅斯也意識到需要採取更為主動的作為，以便反制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特別是北約東擴的影響。換言之，美國是刺激俄羅斯推動「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構想的一個主因，而這個概念自然也就帶有強烈的反美色彩，隱涵對美國單邊主義的不滿及挑戰，有意抵制美國的侵略性支配力及影響力。

弔詭的是，儘管中印俄三國都對美國獨霸的世界格局有所不滿，這三個國家也都希望與美國保持穩定的友好關係。而中印俄一旦締結成聯盟，勢必會在引起美國和中印俄三國的對立與緊張。事實上，建立「中印俄戰略三角」的說法被提出時，就已經被一些美方人士解讀為俄羅斯有意破壞美國戰略支配地位的行為²²。這三個國家既然無意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除了一些外交辭令外，事實上都要避免給外界與美國不和的印象。換言之，雖然中印俄都主張多極體系，卻不意味三國就一定組成反美同盟。這三個國家對美國單邊主義的不滿，也不必然表示會進行硬碰硬的對抗。相反地，中印俄三國家都承認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因為，美國除了

¹⁹ "India, China are our ideological allies, says Russia," *The Hindu*, July 15, 2000.

²⁰ "Sino-Indian ties warming up," *China Daily*, August 10, 2004.

²¹ K. K. Katyal, "Beijing-Moscow-New Delhi dialogue," *The Hindu*, September 22, 2003.

²² See, for example, Martin Sieff, "Primakov puts Russia in a strategic spot," *The Washington Times*, December 27, 1998, p.A10.

擁有強大軍力外，也擁有資本、技術及市場。對中印俄等新興國家而言，與美國的雙邊關係牽涉到具體及立即的經濟與戰略利益。因此，這些國家並不願意在它們與美國的雙邊關係中製造新的阻礙變數。

況且，一旦採取結盟政策，極可能重演冷戰時期的對立情勢。但是鑒於全球的權力分配現狀，這三個國家如果要和美國直接對抗，將面臨很大的風險及代價。即使把中印俄三國的總體國力相加，仍然遠不及美國。也就是說，中印俄反美同盟與美國的較量仍是一場不對稱的對抗。雖然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的人口占世界總數的 40%，並保有世界上 22.5% 的領土，但這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值僅僅只占世界大約 6%，而美國、歐盟和日本則占 70%。一些中共人士便從這種現實考量出發，警告中印俄聯盟不足以直接對抗美國²³。同理，印度和俄羅斯也不會冒險去觸怒美國，因為目前還沒有直接挑戰美國的實力。由此可見，中印俄三國不僅難以抵抗與美國交往的利益，總體力量也不足以抗衡美國²⁴。

而且，以結盟方式制衡霸權的國家必須面對霸權國家的敵視和被報復的風險。相對地，沒有結盟的國家，卻可以不必冒險，一樣有機會享受到新國際秩序的公共財。所以許多國家當然要仔細評估，是否要消耗資源去挑戰霸權，還是讓其它國家去衝鋒陷陣，然後再來分享霸權瓦解後的成果。這也是集體行動會出現的難題²⁵。對中共而言，其優先目標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強化本身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如果中共不能在多極世界中成為一極，那爭取多極化的目標便無意義。因此，如果因為與美國對抗而錯過發展的機遇期，對中共而言並不值得。所以，中共學者便認為組成或加入三角集團未必對中共有利²⁶。事實上，中共只有在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外力挑戰時，才會強硬以對，例如發生海南 EP3 偵察機事件或者美國對臺軍售等。其它時候，北京在外交上都儘量採取務實的彈性手段。在這種考量下，中共不太可能為了成就「中印俄戰略三角」而完全捨棄中美關係。俄羅斯和印度也是類似的考量。

為了避免激起美國的反彈，中印俄三國官方都避免公開使用「中印俄戰略三角」來形容三邊關係。中共外長唐家璇便強調中共以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目標，希望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發展與各國的友好關係，與印度和俄羅斯的交往也不例外²⁷。俄羅斯也有類似觀點，俄國外交部發言人便表示俄國並未以建立「中印俄戰略

²³ 同註 10，頁 1。

²⁴ Harsh V. Pant, "The Moscow-Beijing-Delhi 'Strategic Triangle': An Idea Whose Time May Never Come," *Security Dialogue*, Vol.35, No.3, September 2004, pp.311-328.

²⁵ 韋宗友，「論制衡霸權的困境」，頁 436-439。

²⁶ 閻學通，「國際環境及外交思考」，現代國際關係（1999 年第 8 期），頁 1。

²⁷ "Chinese minister says Beijing not keen on India-China-Russia strategic triangle," *Press Trust of India*, in April

三角」為外交目標²⁸。印度外長辛格（Jaswant Singh）則表示印度並未考慮建立任何型式的戰略三角，因為印度方面無意重啟冷戰或者製造對立的集團²⁹。這些發言都反應了中印俄三國對美國仍有顧忌。

因此，一些分析家便據此判斷，中印俄戰略三角成型的可能性很低，不需要認真討論反美的戰略聯盟問題³⁰。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南亞計畫的執行長雪佛（Teresita Schaffer）便明白指出：很難想像中印俄三國之間的互動有可能在短期內轉變為一個有意義和持久的國際合作論壇³¹。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三國在國際事務上仍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在特定的議題上仍有可能採取一致的行動，以增加和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換言之，中印俄三國可能在某些特定議題上組成非正式和鬆散的合作框架³²。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報告便不排除中印俄形成一個事實（de facto）戰略聯盟的可能性³³。隨著中印俄三國關係進一步改善，華府的保守派人士也對中印俄三邊關係感到憂慮。有些分析人士甚至警告，新冷戰可能已經迫在眉睫，而焦點將是中共、印度和俄羅斯三國³⁴。俄國總統與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2004年12月在新德里的會晤，進一步增加華府在這方面的憂慮。因為雙方在聯合公報中對逐步增加的中印俄三邊合作表示支持³⁵。這是印俄第一次在正式聲明中，明白提到與中共的三方合作，因而受到重視³⁶。

美國當然不可能坐視「中印俄戰略三角」或者所謂的「金磚四國」（BRICs）經濟集團成型³⁷。布希政府極可能採取各個擊破的手法，在中印俄的互動中製造矛盾。特別是，美國可能拉攏印度為盟友，除了藉此瓦解中印俄三角外，還有「聯印制中」

9, 2000, in *BBC Worldwide Monitoring*, April 9, 2000.

28 “Russian spokesman says no plans for trilateral alliance with India, China,” *Interfax*, March 3, 1999.

29 “No proposal of ‘strategic triangle’ with Russia, China: Jaswant,” *The Press Trust of India*, December 22, 2000.

30 參閱 Editorial, “The Russia-India-China axis,” *The Boston Globe*, October 3, 1999, p.E6.

31 Peter Kammerer, “Right wing wary of a new ord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6, 2004, p.12.

32 方天賜，「中俄印逐步邁向戰略三角」，蘋果日報（北部版），2004年7月20日，第A15版。

33 See the report of 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 Experts*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0), p.81.

34 同註 31。

35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New Delhi, December 3,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embassy.ru/docs-htm/en/en_vp_2004_01_t002.htm.

36 同註 31。

37 所謂的 BRICs 概念，是由高盛投資集團在 2003 年 10 月一份報告中所提出的，以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英文起首字母組成「BRICs」一字，藉以形容這四個開發中國家。該份報告大膽預測，「金磚四國」將在 2050 年超越六大工業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集團，而中、美、印度、日、巴西、俄羅斯將成為新的六大經濟體。參閱 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 *Deal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99, October 1, 2003.

的效果。中共方面認為，美國正刻意貶低中印俄結盟的可能性，並誇大三國彼此的矛盾。中共學者便指出，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對印度的軍售便是美國破壞中印俄三邊關係的計畫之一。因為，美國一方面可以藉此裝備印度對中共產生威脅，另一方面則可以爭奪俄羅斯在印度的軍火市場，削弱印俄軍事關係³⁸。

就目前的發展而言，中印俄三國仍希望與美國維持正常的交往關係，因此不會組成正式的集團與美國進行公開與直接的對抗。然而，這三個國家希望在新國際秩序中具有更大國際影響力的渴望也不會突然消失。因此，這三國並未排除深化三方合作的機會，以便捍衛它們的共同利益。例如，中共官方雖沒有公開支持建立「中印俄戰略三角」，但資深的中國外交官員認為有機會在相互關心的重要全球問題上增加彼此的理解³⁹。由此不難理解，全球情勢及美國對外情勢的發展，將對「中印俄戰略三角」產生影響。

伍、三邊的協調和合作

如前所述，在「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概念提出之初，俄羅斯比較積極促進戰略三角的合作。相反地，印度和中共的立場則較保留。但 1999 年的科索沃（Kosovo）事件發生後，中共和印度對於戰略三角的態度便開始產生一些微妙變化。雖然中印俄三國並未針對科索沃事件舉行過正式的諮商會議，但是它們卻不約而同表達類似的觀點及立場⁴⁰。亦即，科索沃戰爭再次提醒中印俄三國它們在國際事務具有共同的利益。也因此，建立「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想法再次被提起和討論，印度和中共也微調立場，給予較多的肯定。在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空襲之後，印度總理瓦杰巴依（Atal Behari Vajpayee）便公開表示，印度正考慮與中俄合組聯盟的可能性⁴¹。雖然建立戰略三角夥伴關係的障礙仍舊存在，美國單邊主義的作風卻鼓勵中印俄三國更加靠近。

但是中印俄三國面臨的困境是，它們既需要具有戰略性意義的三邊關係來制衡美國的單邊主義，卻也要避免激起美國的反感。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中印俄三國官方避免直接使用較為敏感的「戰略三角」說法，改強調「三邊的協調與合作」重要性。換言之，中印俄雖然在表面上宣示不結盟，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卻是持續加強三

³⁸ 同註 14，頁 54。

³⁹ “China hopes Putin’s India visit lead to peace in the region,” *The Press Trust of India*, October 2, 2000.

⁴⁰ 關於此觀點，註 14，頁 50-51。

⁴¹ “India-Russia-China axis hinted at after Kosovo strikes,” *Agence France Presse*, March 28, 1999.

方合作，並沒有放棄戰略合作的可能性。

俄羅斯也繼續追求並且鼓勵印度和中共加強三邊合作，甚至擴展到敏感的國防領域。1993年核定的俄羅斯軍事準則（military doctrine）中，只將獨立國協國家列為軍事技術合作的優先對象。但是在2000年1月的新版規定中，中共和印度則被俄羅斯定位為「盟邦和戰略夥伴」（allies and strategic partners）⁴²。普丁總統在2000年10月訪問印度前夕，也發表談話表示：中印俄應該聯手保護亞洲的共同利益。他並進一步強調，如果沒有俄羅斯、中共和印度的共同參與，是無法建立新的國際關係架構⁴³。

事實上，一些有關中印俄三邊合作的具體建議已經陸續被提出，並引起廣泛的注意。前俄羅斯駐印度大使卡達京（Alexander Kadakin）在卸任前便透露，俄羅斯和印度正考慮邀請中共參與第五代多功能戰機的開發計畫⁴⁴。中國大陸的主要媒體網站都轉載了這項報導，並引起大陸網友的討論。事實上，早在2004年1月份時，俄羅斯國防部長伊凡諾夫（Sergei Ivanov）便曾公開呼籲中俄印三方加強軍事科技領域的合作及共同開發新式武器⁴⁵。雖然中共方面坦承，在目前的條件下，中印俄三國要共同發展武器還有相當的困難，但這類的新聞仍不斷引起討論。其根本原因在於大家關切這項提議背後所牽涉的意涵，意即中印俄是否以此為出發點，而逐步走向結盟之路？

雖然中印俄三國官方都避免使用「中印俄戰略三角」來描述三邊關係，但中印俄三邊關係積極發展，也是不爭的事實。除了可能的軍事合作外，中印俄三國已經在外交領域嘗試非正式的三邊會談，以便對國際事務進行必要的接觸及協調。自2002年起，中俄印三國外長便利用出席聯合國年會的機會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這樣的外長會議會晤機制，似已逐漸形成慣例。印度駐俄羅斯大使拉格納特（Krishnan Raghunath）也表示，中印俄的互動關係正在發展成為高階官員的層次⁴⁶。這些發展顯示，不論其名稱為何，這三國正在形成一個非正式的鬆散多邊組合⁴⁷。

俄羅斯副外長洛斯尤科夫（Alexander Losyukov）表明，中印俄三國對國際問題上的接近立場，將為三邊對話提供持續及升級的基礎⁴⁸。中共外長李肇星和俄國外長

⁴² “Russia names India, China as allies,” *The Hindu*, January 17, 2000.

⁴³ 「普京訪印前發表講話 主張俄中印聯合保障亞洲利益」，人民日報，2000年10月2日，第3版。

⁴⁴ “India, Russia may invite China to join fighter aircraft project,” *The Hindu*, June 27, 2000；「俄又想邀中國造戰機 性能更勝美國一籌」，環球時報，2004年7月2日，第16版。

⁴⁵ “Ivanov visit: Focus likely on security, terrorism,” *The Hindu*, January 19, 2004.

⁴⁶ “‘India-Russia-China triangle has good prospects’,” *The Hindu*, February 22, 2004.

⁴⁷ 同註32。

⁴⁸ “Russia’s new look-Asia policy,” *The Hindu*, June 16, 2003.

伊凡諾夫 (Igor Ivanov) 也同意中印俄三邊對話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⁴⁹。因此，如果現有的三國外長會議發展成三國高峰會，或是其它的高層會議，應該也不足為奇。

另一個有趣的發展是，雖然中印俄三國官方都避免把他們的關係定位為結盟性質，卻熱衷舉行帶有極高政治意涵的雙邊聯合軍事演習。即使在 1950 年中共採取「一邊倒」政策時，中蘇都未曾舉行過聯合演習。但 1999 年 10 月時，中俄卻在東海舉行首次的海軍演習，至少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而關係尚未完全正常化的中印兩國，也在 2003 年 11 月舉行第一次聯合演習。事實上，印度曾經在 2001 年 2 月邀請中共參加在孟買舉行慶祝印度共和國日 50 周年的多國海軍演習，遭到中共方面拒絕。但是印度陸軍參謀長維奇 (N. C. Vij) 在 2005 年 1 月訪問中國大陸後透露，印度已經同意中共解放軍進入印度境內參加多國反恐軍事演習，顯然中共方面應該也是有興趣。由於中印俄三國的武器系統類似，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技術性問題並不大，或許只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上述的發展不應該貿然解讀為中印俄三國已經克服所有的限制條件，將組成所謂的戰略三角軍事同盟。如同先前所提到的，中共和印度之間仍有很強烈的不信任感，中共和俄羅斯也未完全推心置腹。此外，這三個國家仍然關心美國的態度及反應。因此，中共外交部發言不忘強調中印俄三國的交流與合作並未針對其它第三國，也不是結盟性質⁵⁰。有些人便以「三不」(three nos) 來形容中印俄三邊關係：即不結盟、不對抗及不針對第三者⁵¹，其中的考量便是要降低美國的不滿。

由於對美國單邊主義不滿，中印俄三國都瞭解加強三邊合作的重要性。雖然中印俄無意公開挑撥美國，但是中共及印度對此議題的態度已有所調整。中共和印度不再採取保留的態度，而是改以審慎的熱情來面對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提議。加上俄羅斯一直採取積極的態度。可以預期的是，中印俄三邊合作將會繼續升溫。

陸、結 論

中共、印度及俄羅斯三國作為世界上主要的大型開發中國家及新興強權，在國

⁴⁹ “SCO opens new cooperation possibilities - foreign ministers,” *Itar-Tass*, June 20, 2003.

⁵⁰ 中共外交部發言孔泉在 2003 年 6 月 24 日記者會上的發言，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7/1932727.html>.

⁵¹ 「俄羅斯熱情推動，印度表示支援，中國審慎歡迎：中俄印探討『三角聯盟』」，環球時報，2002 年 12 月 5 日，第 3 版；Katyal, “Beijing-Moscow-New Delhi dialogue,” *The Hindu*, September 22, 2003.

際事務上具有許多共同的利益。三國對於建立新國際秩序及促進多極化的發展也有共同期待。它們的共同議程涵蓋反恐、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能源等諸多議題。舉例而言，中印俄三國的態度便將對京都條約的下一次期限談判的成敗產生影響⁵²。三國關係的性質及發展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但儘管在國際社會有著強烈的討論，「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想法至今仍未成為事實。主要的原因是戰略三角的概念隱涵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反抗，但中印俄三國仍希望與美國保持一種穩定的關係。另外，這三國之間的關係也尚未成熟到足以成為戰略合作夥伴。不能否認的是，中印俄仍需要相當的努力才能克服雙邊關係中互不信任以及其它障礙。不過，即使「中印俄戰略三角」的實現無法一蹴可幾，這三國的合作的確是朝此目標邁進。在這方面，俄羅斯一直嘗試將自己定為三邊的中心點，希望將三邊合作轉換成對美國更具威脅的制衡力量。換言之，俄羅斯雖然是蘇聯的繼承者，但是它不再是中印關係的阻礙，反而積極拉攏印度和中共，以便實現「中印俄戰略三角」的構想。

儘管受到一些負面條件的限制，中印俄發展成堅實的聯盟還很難預期，但中印俄已經發展出三邊對話，藉以討論它們之間共同關心的事務及保護共同利益。由於美國仍有壓倒性的優勢力量，中印俄三國會務實地對「戰略三角」一詞保持距離。但是，不能排除這三國以較溫和的「三邊協調合作」字眼來包裝三國的戰略合作。事實上，所謂的「中印俄三邊協調合作」已經逐漸成為一個固定的特徵，相關的影響值得持續注意。因為，在七個公開擁有核武的國家中，中印俄便占了三席。中俄都是安理會中具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印度也極可能在改革後的安理會取得一席。美國中情局國家情報委員會（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所發表的「擘畫全球未來」(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評估報告中，便認為中共和印度兩個新興力量，將於2020年底前成為全球性的強權。這份報告還將中印兩國與一世紀前的美國相提並論，認為中印兩國的經濟成長、軍力擴張及廣大人口，將改變「地緣政治的面貌」⁵³。如果再加上俄羅斯這個前世界超強，中印俄三國的未來潛力，不容小覷。一旦戰略三角成型，勢必會壓縮美國的影響力，催生新的國際秩序。縱使這三個開發中大國無法在短期內建立制衡美國的獨霸地位的聯盟，也會尋找各種可能的合作機會。隨著三國的合作增加，在國際事務的影響也會隨之成長。

⁵² 方天賜，「中印兩國可以說不」，蘋果日報（北部版），2005年2月26日，第A22版。

⁵³ 參閱 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cia.gov/nic/NIC_globaltrend2020.html.

中印俄三方的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會持續對國際秩序產生影響。即使是美國，也不能無視這樣一個擁有 25 億人口、占據歐亞大陸中心位置、具有強大軍力和核武，以及巨大經濟潛能的組合。美國如何面對中印俄三角關係，也會對國際關係產生新的衝擊。